厚齋易學

九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厚齋易學卷十五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十一

經上篇 剝 復 无妄

䷖ 坤下 艮上

剝

賛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雜卦曰剝爛也

朱子曰五陰在下浸長一陽在上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

案卦以五陰擊一陽爲義讀如八月剥棗之剥正與夬對也爻以陰之剮刻爲義言其消陽之漸以使知戒懼也凡卦五陰一陽者一陽爲之主而五陰應之此孔子之例也至剥復二卦則此例變矣是知易无達例與春秋同也乃若卦氣比類六陰六陽之消息盈虛則七月當否八月當觀九月當剥

十月坤矣然天地之間初无純陰无陽之理亦无純陽无陰之理以一陰一陽方生言之則氣當為遘復此建午建子之月也以三陰三陽適停言之則氣當為否泰此春分秋分之月也然則九月之氣為觀十月之氣為剥剥窮上反下則為復矣嘗試以是觀之

朱子發曰柔剥乎剛下剥乎上回邪剥正道小人剥君子

李子思曰太極肇判之初陰陽之氣均布于天地之間造物不能使兩間无陰及陰陽之氣鍾而為人而聖人亦不能使世間无小人聖人所以處君子小人者特於氣運陰長之時委曲為君子之謀而使小人无得以肆害而已當羣陰卦中獨論一陽作易者未嘗一日而忘君子蓋如此

都聖與曰君子之盛也欲化小人而使之攺然中人以下不可化也於是乎去之而有夬決之事焉

小人之盛也亦欲彊君子而使之從然中人以上不可彊也於是乎擠之而有剥喪之事焉此葢治亂之極也

右明卦義

象贊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案以上下厚薄取象而不以陰陽消長為義此聖人用卦之微權也

右明卦用

序卦曰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林黄中曰剝之成卦賁之變也自賁之剝上艮不動離變為坤易其二剛而成剝也夫所以為賁者離與艮也離為火艮為土火熄而為土則盡矣是以謂之剝也

案剝非訓盡卦止一陽剝去之則盡矣

林黄中又曰作易者憂君子之至憂小人之深愛之至則畀以周身之防憂之深則開其為善之利

至於轉禍為福撥亂為治則聖人之本心也夫復臨泰壯夬者五陽之序也姤遯否觀剥者五陰之序也而易之序則不然陽先退而後進故自泰而之臨自臨而之復然後繼之以壯夬者所以成其治也陰先進而後退故自否而之觀自觀而之剥然後反之以遯姤者所以止其亂也以為治亂皆任之自然則人事廢矣是故六十四卦之辭吉多而凶少至於否剥猶有吉亨无不利之辭焉

案卦序似非自然之次而陰陽進退恐亦自然之數
聖人序易或亦有微旨焉林之說未可廢也
右明卦序
不利有攸往
賛曰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
天行也
都聖與曰五柔而一剛於卦為剥而其事則柔變
剛也而未已君子仁足以救亂知足以全身使犯

難而可救猶欲為也至於小人衆多視君子十九而勢猶未艾則殺身不足以成仁尚可往乎哉

楊廷秀曰此君子處剥之道也然則其遂聽天下之自亂乎孔子固曰順而止之止亂以順止小人以順不逆而激之此君子治剥之道也

案陰長至五則人主柔懦不能自立而羣小人得志矣獨上九君子密輔人主而无位无位則无權其如衆陰何往則殺身而已矣固不利也唯輔導君

德變柔爲剛變闇爲明則上九密運帷幄不動聲
色轉危而安易亂而治而成大觀之治也不然殆
矣
程可久曰坤道先迷至於剥而極故不利有攸往
袁氏曰易於復之剛長則言利有攸往則剥之小
人長不利有攸往固其理也
林黄中曰方責之時小利有攸往而已況於剥乎
五爲主而一陽爲客小人盛而君子微矣故其卦

為剥其彖曰不利有攸往凡此皆為君子言之也
棨夬以陽决隂故主君子剥以隂剥陽故當主小
人今不利有攸往之辭與夬同則易為君子而作
可知矣

右明卦占　此彖无象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

賛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林黄中曰牀上實下虛有剥之象

蘭惠卿曰一陽在上五陰載之有牀之象

李季辨曰君子在上處牀也小人自下剥之漸而毁也

毛伯玉曰天下之勢猶牀也古者席地而坐唯長民者坐于牀示不撓也今也初剥其足離其民也二剥其辨黜其臣也小人亡人之國必先去其臣與民而後及其君此五之所以受其剥也

張知常曰凡剥皆小人剥君子故每進而益凶終

于自剝其廬焉

袁氏曰夫剝始於姤而終於剝始於一陰而成於五陰故其卦以滅下為剝以厚下為无剝

案取象于沐林說猶觀之象亦一義也蘭說則與上九得車剝廬之象同及觀爻義則又不然下卦三陰為牀猶坤之稱輿也六四為膚六五君位即身矣一陽在上猶廬也坤載於下而艮止於上牀之象也

右明象

耿睎道曰於是時上有以正之則不能馴致而為剥矣唯上无陽應故凶由此而起與都聖同

右明占

李子思曰陰爻凡五唯三舍羣陰以應上九之陽故无咎五以宫人之寵待羣陰而殺其勢故无不利乃若初二與四則居剥之世而専以陰剥陽者故皆因剥牀而得凶則是聖人於陰類當長之時

猶不許小人之害君子其戒益昭然也

右明文義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賛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袁氏曰言剝牀皆所以危之也而有遠近之殊故莫甚於剝牀以膚遠於膚者為足近於膚者為辨剝牀而至於辨其勢已殆矣然猶可為也使有以正之未必凶也

胡翼之曰初民之象故曰足四切近於君故曰膚二居膚足之間是上下分辨之際則人臣之位也始剥於民又剥於臣矣

右明象占

林黄中曰凡卦六二多吉者以中且正也然如剥之為卦有與則為正无與則為邪今遠无所應近无所承陷於羣陰之中是以為剥牀之象也若有應則為觀矣有承則為艮矣何遽凶哉

右明爻義

六三剥之无咎

賛曰失上下也

蘭惠卿曰處羣小之中而不與之爲黨以害君子所以无咎然不言吉葢君子道消之時无咎足矣

胡翼之曰於小人中獨不爲小人之行雖在剥時得无咎也

程可久曰失上下而无咎猶坤喪朋而乃終有慶

李子思同

程正叔曰不言吉何也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吉言无咎所以勸也

楊廷秀曰内則失上下羣陰之心外亦未能為一君子之助然許其无咎者勸之之辭也

李季辨曰聖人未嘗不開小人為善之門

案卦體為剥其占為无咎不與羣小人為黨而志

在君子一君子處世之窮雖不能獨立於上要非
三之所能助然使在下者皆存心如三則君子雖
窮不至為羣小所逐矣以陰剝陽本有凶也而不
為剝陽之事志在從善雖失羣陰亦不得而咎之
也夫觀之陰爻以近為貴故六二正應僅可闚觀
剝之六三聖人乃取之何也觀與剝之時物不同
也

右明占　此爻无象

袁氏曰剝雖小人之事以近陽為善以有應於陽次之近陽者六五是也故可以治剝有應者本爻是也故不為剝

案初剝牀以足二以辨本爻當以第四乃以膚今本爻不言第而言无象則以應上而不為剝故不言也

右明爻義

六四剝牀以膚凶

贊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張舜元曰艮爲膚噬嗑六二噬膚互體亦艮

毛伯玉曰四屬上體故曰膚一陽與四同爲艮體

初剥及艮陽之膚也五則禍及身矣聖人不言之

耳

右明象

朱子曰陰禍切身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

朱子發曰剥陽至四而乾毁其凶可知

張舜文曰治生於君子而小人蒙其利亂生於小人而君子被其害

林黄中曰譬之於牀先剥其足次剥其辨又及其膚然且熟寐而不之覺此其所以凶也所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者也

右明占

李子思曰進而傷體此君子之身受剥者也唯六五之主不以大權假之其禍僅至於膚而止𠃧之

大過諸卦自足止至頂耳者有間也

案以卦之序言豈无頂耳之象特聖人示天下以

轉禍為福之道故不言爾

右明爻義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贊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朱子曰五為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一陽故

有此象

程可久曰貫魚者衆陰次序之象以順承上而不剥上也

林黄中曰一陽貫魚之象也

右明象

張舜元曰柔得尊位而衆陰以次相傳有后以宫人備數進御於君之象

馮當可曰五陰剥陽意極不善至是乃肯為宫人之寵何也以五也陰本柔順而五得中以率其下

必能不為剥滅之道夫時非自剥人事使然也乾亢矣用九乃吉坤戰矣用六乃吉顧在人者如何耳時則剥矣而下有為善之道上有取吉之理下可為善本文是也上可取吉上九是也

此以虛象言也

楊中立曰先王之時六宫各帥其屬以時御于王所九嬪掌之御叙于王之燕寢女御掌之而嬪御之職皆列于天官大宰涖之則燕好嬖暱之私不

得干其上矣貫魚之象也夫女子與小人之難養一也先王所以處之无二道焉以宮人寵之則无不利矣是亦順而止之之道也若夫付之以心膂之寄借之以威福之重而遽絶之則肘腋之變不可測矣可不戒哉

都聖與曰天下之亂多生乎小人女子易故深探剥之所由生而為人君言之也

毛伯玉曰四剥膚則及於五矣五能御之則為觀

不能御則為剥五之受其剥也其禍已成故置而不論獨原所以致剥者葢五實使之也小人而不得君何剥之有是故嬖寵之家不及以政使令之人不出房闥如是則未嘗无小人而天下不知有小人也

右明占

鄭舜舉曰五君位也不當例以小人之進為言故告以處小人之道

袁氏曰上承一陽而下據四陰治剥而不為剥者也

趙氏曰居剥之極而不言剥者以剥及君位難於有言故但言人主所以待羣陰之道

此以君位言之亦或可取以為義也

張敬夫曰五雖君位而卦有陰為主者不取君義坤也剥也遯也明夷也歸妹也旅也非人君所處故亦无君義

此不以君義言之

張子厚曰異於六三者以居尊制裁為卦之主故不云剥也陰陽近必相比本爻能上傳於陽反制羣陰不使進偪方得處剥之善下无剥之之過上得陽功之庇故曰无不利

劉長民曰居君位故不言剥然體未異羣陰總湊于己故稱貫魚

程正叔曰剥及君位其凶可知故不言剥而別設

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聖人之意深切之至也

林黄中曰剥至五凶之極也聖人謂其无應而承於上九故别設義以救之五隂貫魚以承上九以宫人之寵寵之斯為善矣非柔變剛之義也故曰无不利本爻之不言剥以居君位隱之也然為剥之主羣隂宗焉如貫魚以進於上本爻但以宫人寵之則羣隂受蓄而上九无剥廬之患矣无不利云者施之四隂則四隂有受蓄之利施之一陽則

一陽有得車之利也五有其位又有其權故作易者教之如此一君子无位而在外何自而激其變耶

右明爻義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車小人剝廬

賛曰君子得車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張舜元曰艮為果蓏此卦自乾而變木果乾也下應六三之坤不為所剝故不食

蘭惠卿曰居无位之地不為時君所任有碩果不食之象亦猶井九三之井渫不食鼎九三之雉膏不食也然在剥之時小人亦不能盡剥君子猶有在上者亦碩果不食之象

李季辯曰人之食果必留其碩大者以為種子生意已存於不食之中矣

案凡衆小人擊一君子其道浸盛而君子猶得以安其身者亦必有陰為之助不深擊者也在它卦

五陰一陽則五陰皆歸之矣在剥復夬遘則論陰
陽消息盈虛之理然陰陽之情豈能泯滅剥之上
九六三正應故失上下六五近而相得故无不利
蓋六三居羣陰之中而為之解六五握羣陰之權
而為之平則碩果不食於時固碩果之不得位而
碩果不食於羣陰亦碩果之得所助也陽為大故
果為碩果之不食以其碩也夫有一大陽在上則
天下未至於純陰生意有望焉有一大人在上則

天下未至於全亂生民有望焉此易之旨也

右明象

李去非曰君子以小人為車小人以君子為廬上所以庇下下所以載上也

楊廷秀曰五陰載一陽車之象一陽庇五陰廬之象也

蘭惠卿曰自上觀之譬之君子之乘車則下為庶民之所載自下觀之譬之小人之剥廬則將无以

自庇其身矣

程子曰九非小人但言剥極之時小人如是也

案聖人設卦觀象立象盡意原无所不通初不可以一説定也剥之時一陽在上危如累卵不能以一日安也明矣易乃取碩果不食之象又取君子得車之象正猶觀之四陰而有取於門闕觀瞻也然剥之終終歸於剥於是乃言剥廬之象以曉之使小人知世无君子則將无以庇其身矣然九君

子之象非小人之象若使六處此位則剝純陰耳使九常居之則廬亦不可剝也車廬皆因牀生象衆陰承載之義坤之為大車亦以此也

右明占

石守道曰牀足至膚獨有屋廬可以庇也若更為小人上進併廬而剝去之民何所安卦存此一爻所以庇民也

王景孟曰君子存則小人安君子去則小人禍然

則君子亦何負於小人而小人亦何利於剥君子也

都聖與曰五陽為夬五陰為剥夬之終猶欲進君子剥之終已欲退小人則以君子之道宜進小人之道宜退乃天下之常理人情之公願而自然之分故也

李季辯曰小人極盛然後知君子為民所屬望禍亂既極然後知小人之不可用也

李去非曰天下未有必无君子之理亦无盡絶小人之理碩果之不食蔓草之難圖此天理也

李氏曰立卦之義在於柔變剛則受剝正在上九而乃言碩果不食者聖人探消息之理有剝必有復存陽也

胡翼之曰君子守正執節明哲保身不為小人所害至此將復其位而得行其道也

毛伯玉曰三陰為否四陰為觀猶可及也有九五

以為陽之主也故否之大人則休否觀之君子則
无咎至於剥則遂无君矣勢窮理盡必將有一人
焉徐起而收之甚矣爻象之微且密也天生聖人
將以靖亂孰得而滅之故湯文不死於桀紂乃碩
果不食之象也
馮當可曰觀此一爻得車剥廬之異象則剥與不
剥豈不在人聖人明言君子小人於一爻之中其
義著矣

朱子曰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

右明爻義

都聖與曰否與剥皆主陰長成卦而六爻所言皆主君子者彖言成卦之本爻傚天下之動聖人作易與民同患則欲為君子者可以預知小人之情狀也小人何與焉傳曰易不可占險蓋謂是也

袁氏曰以陽化陰其勢甚易詩之雨雪瀌瀌見晛

曰消此剝之諸爻以近陽有應為善也謂三五

案六位以牀之象言則初足二辨三第四膚五身體也而三不言第以有應於上不剝之也五不言身者五剝之主治剝者也而第與身之序默藏乎其中矣

右明六爻

䷗ 震下坤上

復

雜卦曰復反也

說卦曰復德之本也　又曰復小而辨於物　又曰復以自知

王輔嗣曰復者反本之謂也

郭立之曰易以乾坤言形以天地言氣以陰陽言故乾坤之理天地之運陰陽之會无不反其始而後行故乾之初九復于甲子歲功之出起于冬至之夜半七政之行復于牽牛之初以至律歷之紀

四時之序无不反於此者所以黄鐘為萬事根本此之謂也

袁氏曰復以五陰乘一陽陽位乎下陰位乎上疑若處非其所然而陽體動以居内陰體順以居外陽方升而進乎上陰方降而退乎下由是而復其所矣此卦之所以為復也

朱子曰剥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

一月卦為復

此以陰陽言之

程正叔曰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生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故為反善之義

程可久曰不極其往而還曰復春秋書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如晉至河乃復還善欲蚤故以不極其往者言之

此以人道言之

案復有二義有往復之復有復其所之復易以内為主外為客夫陽向也往於外而今復于内此以往復為義泰之无往不復是也上者陽之所下者陰之所陽今在下自此日復于上此以復其所為義小畜之復自道牽復是也卦之彖以復其所為義而爻以復于内為義是各一道也

李子思曰老子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以靜為復者

也老氏盖知易之體而不知易之用

案老氏歸根復命之復天地之貞也易言一陽來復之復天地之元也意各有在不可以一說律之也

右明卦義

象賛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闗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案此以冬至應卦氣彼歴家謂六日七分以應七

日來復之義冬至起中孚者傳會之說非易之旨
也

右明卦用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盡剥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程正叔曰物无剥盡之理故剥極則復來陰極則陽生陽剥於上而復生於下復所以次剥也

右明卦序

亨

賁曰剛反

程可久曰陽復於内有應在外故亨

李子思曰陽反而復生生之氣自此萌動故曰復

亨

都聖與曰陽宜主乎内陰宜賔乎外陽宜進而上

陰宜退而下此理分之常也而内外上下之不常

者時也時方在午則陰主乎内而陰乃往焉陰進

乎上而陽退下焉其漸至於閉塞而成冬則非所

以亨也至於時運乎子則陰極而陽萌於是為主於内而漸進乎上復其理分之當然而亨矣

王景孟曰剥之上九雖居五陰之上其勢往而屈也此一陽之窮也復之初九雖居五陰之下其勢來而信也此一陽之亨也

右明卦象

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賛曰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楊中立曰動而以順行故出入无疾出入无疾故朋來无咎夫四時之變浸而為寒暑固非一日之積也天且不能暴為之而況於人乎

朱子發曰復本坤而乾交之剥極成坤陽降而入坤極而動陽升而出羣陰莫能害之之謂无疾言剛反而得位也

李氏曰无疾者莫為之害也无咎者適當其可也

李子思曰震初動而坤順從之陰陽不相攻害故

曰无疾

李氏曰一陽方動衆陽從之以類而升何咎之有

郭子和曰疾猶不疾而速之疾陰陽消長有漸

此說亦通

贊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侯氏曰七日七月也豳詩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

四之日皆月也

表氏曰或曰年或曰歲或曰日或曰月蓋年與歲

則有久近之意月與日則有陰陽之殊唯其當而
已
朱子曰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也
都聖與曰反以其道原其始也復以其道要其終
也
李子思曰歷剥之六爻至復之初爻凡七爻而一
陽來復陰陽之數自午至子數不過七一辰是為
一日自剥至復爻亦如之一變而為七歲月日時

之運皆然而易爻象之故畫六而止至七則變此古聖人作易之成說也

林黄中曰日陽物也月陰物也七陽數也八陰數也舉日稱七故於一陽言之舉月稱八故於二陰言之聖人因象以寓辭因辭以寓意八月有凶七日來復蓋有喜懼之辭焉

案天地之道有反則有復陽道之來復蓋歷七日此天道然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復曰七日臨曰八

月陰陽之義也故曰陰陽之義配日月

賛又曰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案剛浸長故自一陽之復以往二陽為臨三陽為泰以至于大壯與夬无不利也易之諸卦占辭未有詳於復者喜之也

右明卦占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賛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說卦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案六二賛曰下仁而此又引顏子竊謂孔門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為仁應此爻之義也

朱子發曰外為遠内為近九自外來内不遠也失而後復不失而无復矣

李子思曰承剥之後而一陽來復乃生生之本也天地之運一息不留剥終復始不容少緩若少遲

不反則生理息矣

李季辨曰一陽在内天地之心性善之端也故六爻以復善為義初復之始始而知復不至於悔案一陽來復於内而以復名卦至爻則自内而之外每爻以至此始復為義初言復於初也一步之始即知其非而亟反如所謂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則勿施諸人者也故无適悔而大善而吉也

六二休復吉

贊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張敬夫曰上无繫應能休泰而復

林黄中曰是以其心休休然无入而不自得也

察需二曰衍在中二位乎内卦之中寛裕和平去陽最近其復也易故為休復之吉

右明象占

諸說紆淺皆不足據

石守道曰六爻唯初九是陽六二以其近之六四

以其應之故二休復吉而四中行獨復

右明爻義

六三頻復厲无咎

賛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朱子發曰厥初妄動自屋而反則頻復也頻者危道故曰厲

袁氏曰動而過中則其初失於不能復矣處下體之窮則其終不可以不復唯初不能復故厲唯不

可以不復故无咎
楊廷秀曰聖人危其頻過故曰厲以儆之開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勸之易於三每以下卦之終為義巽至三則濵上體矣故曰頻巽復至三則濵坤矣故曰頻復頻於外而能復者以衆陰皆趣於初其勢可復也復貴蚤不貴遲貴於内不貴於外故復於初則過形於心而即復也此復之至善者也故曰元吉復於二則平居豫暇之時有過則復不待

事作物交而有過然後復也此復之次者也故亦

曰吉至於三則已頻於外卦矣過形於外則不可

收矣故頻於外而不得不復此危道也此迫而後

復者也故曰厲无咎蓋庶幾於補過云爾聖人開

天下之復於善如此

右明象占

李子思曰復之所以為復者初九一爻也而諸爻

皆以復稱蓋因託之人事以盡復之義也

右明爻義

六四中行獨復

賛曰以從道也

王輔嗣曰上下各有二陰而處厥中履得其位而應於初獨得所復

張子厚曰柔危之世以中道合正應故不與羣爻同

朱子發曰五陰冥行去道日遠四行於五陰之中

獨反而復下從於初

郭子和曰舍其類而獨行其志者也

虞仲翔曰四在外體不在二五何得稱中夫中无一定之中自初至三以二為中自四至上以五為中復卦五陰自二至上則四為中康成謂爻處五陰之中是也

程可久曰本爻當位初未有失故不言吉

朱子曰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

吉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

右明象占

馮當可曰猶夬之九三於衆陽中獨應上六爲獨行遇雨

郭子和曰剝之六三與復之六四反對其義相類故在剝取於失上下以應乎陽在復則取其獨復以從道

王景孟曰此二爻者其可以陰柔少之乎君子之

在天下无往而不可貴剥之上九處一卦之外宜若失位也復之初九在一卦之下宜若甚微也而六三六四應之誠以道之所在可從不可違如此

右明爻義

六五敦復无悔

賛曰中以自考也

林黄中曰敦厚也益也艮之九三既為艮矣故上九謂之敦艮又從而益之也臨之六五正應九二

則上六為敦臨復之六四正應初九則六五為敦復

案敦之為言厚之至也下有一艮山矣而上又為艮故曰敦艮三陰為坤厚矣而積為四陰故臨之上復之五皆曰敦謂此象也

右明象

閭丘逢辰曰五遠於初而下又无應但能无悔而已

右明占

李子思曰陽長之卦凡遇陰柔之主則未嘗不順之无所於逆故復臨泰壯六五之爻皆以下順陽剛而得居上之體作易者以此垂訓要所以為君子之地也

鄭舜舉曰六五未必皆善唯坤體則无不善此黄中之理唯知易者識之

右明文義

上六迷復凶有裁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賛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左氏子太叔曰楚子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无所是謂迷復能无凶乎復上六變而得頤

呂與叔曰處卦之終最遠於陽迷而不反者也

馮當可曰至是而不復可謂迷矣

郭子和曰或謂迷而後復非也苟能復矣雖迷何凶太甲是也

張舜元曰以坤居上先迷者也

王輔嗣曰比復好先而坤曰先迷何也順爻之序以觀之則初先而上後也故復好先謂不遠而復也衡爻之序以觀之則上在前初在後也先迷謂先人以行前則迷也上六是也陰昏闇去陽明最

遠故迷於所復猶蒙之困也

右明象

朱子發曰上窮矣不可動動則降初成坎坎烖眚也卦成師師用行師也

林黃中曰謂之烖則有人為之咎焉謂之眚則有天降之罰焉雖有聖賢不能為之謀矣

楊廷秀曰國君者六五也

李去非曰盡坤土之數而尤不克征也蓋迷而求

復之為難如此

毛伯玉曰十年不克征絶之之辭也

李子思曰以天理論人事亦可以為從物流轉久而不復以致顛沛流離者之戒

案復次剥者也五陰剥一陽極則上反而下成復以此例之則一陽上復至五成夬其極則上反而下成師而下卦則坎也易窮則變迷復而不知所以變則窮上而反下如此故裁眚之象則坎也用

行師之象則師也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者上反下則六五上窮矣反下為坎大敗之象也六五上窮則以其國君凶之象也十年坤土之數上反下而六五猶為四陰則歷坤之三陰猶未能變不克征之象也然而聖人序卦則坤全變而為乾然後无迷復之禍此聖人靜觀造化之運變而通之之神也

右明占

張敬夫曰易之爻辭有如是之詳其凶辭有如是之極者而獨於復之上六言之蓋自古亡家覆國反道敗德无所不至者其源盡起于一念之微不能制遏之耳夫以陰柔之材去本之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蔑者故有大敗終凶之義

右明爻義

案初復不遠至四則為獨復以應初也二復休裕至五則為敦復以得中也三頻蹙而復至上則迷以

不蚤辨也

右明六爻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初九无妄往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九四可貞无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十六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十二

經上篇 大畜頤大過

☰☶ 乾下艮上

大畜

彖大畜大其所畜也所畜之大則與小畜同義矣

贊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

案此賛其德非釋其義孟子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蓋出於此

雜卦曰大畜時也

馮當可曰艮止乾健健在下安肯止而不升艮自是止體二陰下應初二兩爻陰陽感而自止所以為畜

石守道曰乾務上進而為六四六五所止不能行也

林黄中曰虛則能畜實豈能畜也哉
郭立之曰易之稱大者凡四卦
趙氏曰乾健上進而為艮所止故有畜之義艮陽卦也陽為大故曰大畜
毛伯玉曰小畜大畜所畜皆乾所別者艮巽耳是故以大畜大謂之大畜
李子思曰以陰畜陽所畜之力小故謂之小畜以陽畜陽所畜之力大故謂之大畜

程正叔曰畜止也聚也止則聚矣大小畜之分義亦不一毛趙李之説本指也然旁而暢之大畜二陰所虛者廣故大其所畜小畜一陰所虛者狹故小有所畜又風行天上陽氣之升風散而畜者少天在山中陽氣之升山止而所畜者多皆以畜乾為義非所畜之小大也乃知天地間萬理萬物何所不有隨人所受之多寡以畜諸己耳

程可久曰大人之所藴畜也

郭子和曰无妄動以天大畜止天德

李子思曰易以大畜為畜賢之卦三陽上進而艮則止之猶之賢人並進而賢主畜之之象

程正叔曰在人為學術充積於内

右明卦義

象贊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右明卦用

序卦曰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程正叔曰无妄則為實故可畜聚

林黄中曰无妄之反也乾反居下震反為艮二五三四相易而成大畜震反成艮動而能止也乾反居下尊而能降也二五相易上下能相與也

右明卦序　序本反對而誠實在中中畜天理故為大有所畜之義

利貞

贊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楊中立曰言上九也

張舜元曰泰變坤之上六為艮以剛上有大正之德

蘭惠卿曰大壯九四之剛往為大畜之上九為六五之君所尊尚大者之正也

案陽以上復為貞四陽在下之卦體成大壯令九自四升上則陽之貞也故曰利貞

程正叔曰人之蘊畜宜得正道若夫異端偏學所
畜至多而不正者有矣

李子思曰方否之時不利君子貞今大畜遇剛上
尚賢之主則君子利貞矣

林黄中曰利貞云者以明无妄之為元亨也震者
始也艮者終也賁之互文見義皆如此

右明卦象

不家食吉

贊曰養賢也

表記曰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也子曰不家食吉

注君有大畜積不與家食之而已必以祿賢者

鄭舜舉曰養賢以及萬民若家食之則非大畜矣家食讀似聲 言君有大畜積不家至而食之也祿養賢者而已

正義曰以在上而有大畜之實養此賢者不使賢

者在家自食也

程可久曰尊賢使能與享天禄

主人君而言

蘭惠卿曰三賢受畜於上而不家食

馮當可曰君能以至尊屈體下士陰柔應剛賢者不當

食於家

林黄中曰乾為君子有賢德之象艮為山有養人

之象三陽並進而受畜於艮是以知其不家食

郭子和曰賢不家食禄之也書云唯賢非后不食蓋古之人不仕无禄則耕而食之食於家也仕而禄足以代耕則不耕矣非家食也

主賢者而言

鮮于子駿曰上九能納乾健又居外卦之上故曰不家食吉周公吐哺下士得上九之義

案詩退食自公 言從事於公而退於家也此言夙夜在公而不食於家爾諸家皆依傳為說而不同

今並列之以俟知者

利涉大川

贊曰應乎天也

馮當可曰乾健有為而五應之故有利涉大川者

九非遇乾即巽蓋乾健行而巽以木也

或曰小畜以陰畜陽大有以柔有剛皆應乎乾而

无利涉之辭何也林黄中曰小畜大有皆一陽五

陰天下之動貞夫一故无險閡之象大畜上有二

陰六四居近君之位而下畜三陽是以有大川之象也昔周公相成王而羣叔流言幾喪王室故曰予小子若涉淵氷予唯往求朕攸濟

都聖與曰以剛居上而畜賢高宗之於傅說用汝作舟楫之謂也

右明卦占

初九有厲利已

贊曰不犯裁也

王輔嗣曰四乃畜已進則有厲止則利也

石守道曰乾雖剛健前遇山險

程正叔曰乾三爻以受畜為義艮三爻以畜止為義初以健體居下必上進者也而六四畜之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則有厲利在已而不進也在他卦則初四九六為正應在大畜相應乃為相畜

李子思曰乾陽之健從艮所畜則是止而聽命為

艮之用體艮而在上者非獨得養賢之義而又能
操馭臣之權謂之大畜宜哉
毛伯玉曰易道尚變明者晦之健者抑之非唯天
道亦物理也故有厲則利於止愛之以德所以全
其用也然則艮之畜乾施止於健非以厲之所以
成之也歟
案乾陽君子文王孔子之辭无非為君子設耳自
卦言之則以艮畜乾為義自爻言之則下三爻為

君子審進退之道也乾之三陽豈終受畜者哉勢必上復然三陽盡復猶有上九焉則卦遂成遯九二九三皆升上體而本爻猶在下體也故二說輻三利往而本爻獨曰有厲而利於已蓋雖上進不離乎下也

右明象占

九二輿說輹

贊曰中无尤也

劉長民曰三陽同志已乘於初初止其行已不獲進猶乘車者輹說則所乘者亦止

毛伯玉曰說輹猶稅駕也說如說卸之說止而為之用故彖贊曰能止健爻辭曰車說輹中心於止又何尤焉

袁氏曰剛中有載物之材所謂車也

案下卦三陽而二居中載初與三以行車之象也說輹初已而本爻尚進猶輹說也

右明象

程正叔曰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之時之盛衰勢之高下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蘭惠卿曰小畜說輹在九三而夫妻反目大畜說輹在九二而象稱中无尤何也小畜以一陰而畜五陽而六四為小畜之主近畜九三以小畜大以陰畜陽又非正應所以九三不受其畜而有夫妻

反目之象大畜則艮能止三陽之健九二在下卦之中而上受六五之君所畜以君畜臣以上畜下二五皆中又其正應居中相應何尤之有初而往四譬之牛馬童其牿矣所以利於已也二而往五譬之豕馬豶其牙矣所以輹之說也

右明爻義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車衛利有攸往

贊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程可久曰馬有健行之才而又良健之至也

毛伯玉曰逐者總三陽而言之

陸希聲曰與二陽角逐志在疾者也得位失中故

利艱貞

程正叔曰雖其進之勢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

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戒以知難與不失其貞乾

體而居正能貞者也

朱子發曰乾馬馳逐不已必有犇蹷之患

張舜元曰乾之良馬以健動之體不可以用壯利

在艱難守正葢五畜九二説其輹而止之四居巳

前有止之之象恐説我輹宜必防之故日閑車衛

王景孟同

林黄中曰閑車衛者所以為艱貞也

楊中立曰戒慎之至也

張子厚曰不防車衛而進歴二陰則或有童牿輹

説之患其往不利

朱子曰節良馬之步而徐驅焉其進利矣
張知常曰所畜已成可以致遠然以難進為貞閑
車衛戒於疾驅也
案乾為良馬象陽之壯也車輹車衛因良馬以取象
而車衛又承說輹而言也茂陵中書武功爵十三
級曰閑車衛則古有此語而以為爵號易之取象
亦因古語也乾非終在下之物觀畜之終可見況
畜極則通理勢固然然下卦已終未可輕進二陰

在前皆畜乾者也進則受敵故其利在於難而貞
雖陽以上復為貞而本爻當衞在下卦之上亦為
貞而居過中多凶之地是以難之也車以載之衞
以防之皆指下之二陽同力者也戒約其毋疾驅
以取覆敗則往必利矣

右明象占

王輔嗣曰物極則反畜極則通初二之進於畜盛
故不可以升上九天衢之亨塗徑大通進无違距

可以馳騁

程正叔曰乾三爻被畜艮三爻畜之者也在他卦則六與九為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為止畜在上之與三皆陽則為合志蓋陽皆上進故有同志之象无止畜之義

右明爻義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贊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案能爲六五畜初六五所以喜之

呂與叔曰六四六五皆以柔畜剛止健者也牛之

剛在角豕之剛在牙

案牛豕陰類今初九九二受畜於四五而取象焉

何也曰取其畜擾也乾陽至此受畜而馴擾故有

此象有角與牙焉其剛故在也童之豶之則不能

以觸噬矣此畜英雄之道也夫馬者乾象也在坤

之行地利貞則坤變爲馬牛者坤象也在畜之乾

陽受制則乾變為牛易之取象何常之有哉制之在初故曰元吉

右明象占

馮當可曰以弱畜剛苟不有以制之將不免觸囓之禍君相畜才雖天下之健者亦俯伏奔走而為我之用此二陰所以能成其畜之功也

毛伯玉曰大有大畜皆養賢者也大有之三陽欲上而九四援之同類故也大畜之三陽欲進而二

陰忌之非其類也他卦以陰陽明相應獨大有大畜以同德為相親明其以大而有以大而畜故也
案小畜之畜乾者六四也九居五為助者也大畜之畜乾者六四六五也九居上為之助者也夫外無陽爻則坤順而不能畜內无陰爻則同類而不相畜然則成大畜之義者在艮之上九而能畜乾之陽者在艮之六四六五也

右明爻義

六五豶豕之牙吉

贊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案君得臣為有慶以六五畜九二之象也

劉長民曰豕去其勢則牙不能長猶二乘初為車説輹而剛不能進也

朱子發曰豶豕則馴擾剛柔自止

呂與叔曰六四六五皆止健者也牛之剛健在角豕之剛健在牙

李子思曰既重且積又何能為宜其兩皆受畜而相與為應也

朱子曰陽以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當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故其象如此而占雖吉而不言元也

程正叔曰此見聖人機會處

右明象占

鄭舜舉曰天下之理交相濟而已柔不制柔制柔

者剛也剛不制剛制剛者柔也初與二受畜於四

五柔制剛弱勝强也

案初居剛健之始畜而擾之如牛有牿也童其首則牛不能觸矣二居剛健之盛畜而擾之如豕之有牙也豶其特則牙不能噬矣是以吉也

右明文義

上九何天之衢亨

案胡氏以經文多何字然于義亦无妨聲或讀賀

或以衢字絶句皆非傳以四字為句故不舉全文

贊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陳氏皐曰陽久被抑今而亨通故曰何訝之也

朱子曰言何其通達之甚也畜極而通豁達无礙

故其象占如此

耿睎道曰天衢者賢人所由以上達者也

案五天位上位乎天之上也乾三陽上達於此之

路故曰天衢

右明象占

耿晞道曰下卦受畜者也上卦畜下者也受畜者至於九三則良馬逐矣无復如初二也畜下者至於上九則天衢亨矣无復如四五也

程正叔曰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

鄭舜舉曰以二卦彖文觀之非散也小畜之傳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蓋六四獨為一卦之

主非特下三陽受其畜而上二陽亦受其畜故曰上下應之而止也大畜之傳曰剛上而尚賢能止健蓋四五協力以畜乾故曰能止健若上九獨處於外不受四五之畜故曰剛上而尚賢言四五尊而上之故不可畜而亨也

右明爻義

趙氏曰初九九二乾體之陽也四五艮體之陰也他卦雖以陰陽之應為正此則專取艮止畜陽為

義故六四六五畜乾者也初九九二受畜者也唯
九三與上合志然後利有攸往
朱子發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制
剛剛知其不可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者或
屈於賔贊之儀才蓋一世者或聽於委裘之命故
曰大畜時也
林黄中曰時者上之所制也
陳氏皐曰上養賢之主四五為疾賢之人乾之三

爻求進之君子也

亦有此義

案卦以艮畜乾艮一陽止於上而六四六五畜乾之三陽者也初一陽之萌也其剛如牛之角六四童之則不能觸矣聖人教之以利已二陽之盛也其剛如豕之牙六五豶之則不能囓矣聖人示之以說輹言其不可進也是以受畜也至於三則陽之壯如馬之良逐逐以進則非四五之所能遏矣

聖人教之以艱貞教之以閑其車衛使勿恃其壯而取覆敗也苟能是亨於天衢矣

右明六爻

☶☳震下艮上

頤

序卦曰頤者養也

雜卦曰頤養正也

耿蔀道曰上止下動而其中虛頤之象也

馮當可曰凡人之頤上曰輔下曰車輔不動艮也

車轉動震也

案輔上九之象車初九之象也

楊廷秀曰上覆下承衆齒森然卦之形也上止下

動卦之用也皆齒頰飲食之象也故曰頤養也

案艮一陽上覆震一陽下承中四耦畫衆齒之象也

都聖與曰記曰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孟子曰

无野人莫養君子君無為以止乎上民有為以動

乎下然後養之道得矣

案頤之為養其義有三以畫觀之四陰乃所養者也以二體言之上卦尊而艮體止无為以仰養於下者也下卦卑而震體動有為以致養於上者也民出穀粟絲麻以奉其上諸侯效職貢包篚以輸於王是也然分田制禄以養其臣平頒興積以養其民此又以上而養下者也故六爻之中所以養之者雖由乎二陽而自四以下皆以養於初九為象

至上九乃有以上養下之義焉

贊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程正叔曰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為頤因卦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皆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右明卦義

象贊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案象取止其動為義故受之以頤

程正叔曰物既畜聚必有以養之頤所以次大畜也

林黄中曰自畜之頤艮體不易乾變為震二陰而畜四陽是之謂畜二陽而養四陰是之謂頤

右明卦序

貞吉

贊曰養正則吉也

李季辨曰人生有口體之累孰不求養然得之必有道故曰貞吉

李去非曰自其微而觀之一飲一食之不正以積為非禮非義之大者皆根於口體之奉

都聖與曰君子之養口體惡乎所取之不正而況養其德也哉

李子思曰頤中有物謂之噬嗑頤中有物則害其所以養故不取頤養之義而頤中之虛元未有物則以貞吉告之方其未受外物之間要當擇其所養故正則吉不正不吉也

薄氏曰養民自養養賢皆貴其正

程正叔曰養身養德養人養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

案二陽居上下四陰居中正也虛中有離柔麗乎中

於象為正於義為吉

觀頤自求口實

贊曰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都聖與曰記曰元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故在我者正則中有主而可以觀人矣

耿睎道曰自養者正然後可以觀人之所養與其自養蓋取人必以身故也

朱子發曰四陰皆虛則無物故求口實

林黃中曰陽者足以養人者也謂初上陰者求以自養者也謂中四文

郭子和曰頤非虛中則口實无自而致養必虛以容之斯足以受養矣故祇以觀頤口實為言飲食之養朝夕有常頤非止於飲食而已也聖人立象以盡意故言簡而理明如此

李子思曰古之觀人每每觀其所養而所養之大小則必以其所自養者觀之夫重道義之養而略

口體此養之大者也急口體之養而輕道義此養之小者也養其大體則為大人養其小體則為小人天之賦予初无小大之别而人之所養各殊則其所成就者亦異頤之彖全以畫取象先儒言之矣二陽上下四陰居中正之象也所觀之頤二陽外實之象也自求口實四陰中虛之象也諸卦多以六爻為義獨此卦自為一例也頤以納飲食飲食所以養也論養之義古今唯孟子為詳曰養其

一指失其肩背曰舍其梧檟養其樲棘此易之觀
頤之方也曰養其大者為大人養其小者為小人
曰無尺寸之膚不愛焉无尺寸之膚不養也此易
之自求口實之象也至於養之之道又盡見於浩
然之氣揠苗不耘之喻又曰苟得其養无物不長
苟失其養无物不消學如孟子然後可以言頤

右明卦象義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賁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張舜元曰震動於下朵頤之象也頤之全體有龜之象焉存乎人者豈元良心哉舍而不知求反觀我之言語飲食以為節不知自養之為善是以凶而不足貴也

劉氏曰靈龜前知心之象也初九動於下朵頤之象也夫朵頤是養其小體以棄其大體小人之道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故曰不足貴

張敬夫曰人人莫不有至靈者謂靈龜若孟子所謂良貴是也不以程正叔楊中立能嚥息不食之說為然蓋以靈為義也

李季辨曰六爻貴止不貴動口之飲食言語上止而下動初九震體在下也靈龜心朶頤口也若謂人曰舍女養心之道而觀我養口體故凶

李子思曰頤之初中虛而未有所受故先以此戒之

郭子和曰頤之取龜猶艮之取背

程可久曰朶頤下垂以受物也

楊中立曰爾對我之辭

蘭惠卿曰易之言我者十三卦皆自指其爻也

案陽饒有餘陰之不足有餘者養人不足者養於人四陰養於人者也居於中靈龜也雖不足而可以自養謂嚥息可不食也

案初九養人者也動於下朶頤也以有餘而可以受物然位不足而勢不順非上九之比也懼无以應

四陰之求乃告之曰舍爾之靈龜而觀我之朶頤失之矣凶之道也然設辭以拒四陰亦凶之道也頤中虛有離之象為介屬故以其靈而象龜而全卦之畫有仰龜之象而尾足不露耳抑聞之昭武陳氏曰朶之字亦為端多辨也詳見注

案下三爻震動故欲慎言語上三爻艮止故欲節飲食令爾心自有至靈如龜不知自養而觀我之言語以為從違取舍非計之得也俗諺謂聽他人下頷動是已

亦有此義

右明象占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贊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馮當可曰應五而五不應反而求初所以為顛頤

李季辨曰反隨下體以動也

游定夫曰以上養下頤之正也在上而反資養於下則為倒置矣此二與四所以俱為顛頤也

郭子和曰二五相應者也兩陰不能相養反養於初違經常相應之理也李仲永同

李氏曰二應在五五居尊位而養于初拂頤之常

楊中立曰丘在外而高上九之象也

李子思曰艮為山九居上丘之象也

張舜元曰賁於丘園亦艮之象

王介父曰於體為震是以有征之辭焉

案二所處亦難矣反養於初則拂君臣之經往養

於上則有不從君之失六五又不能以相養此其所以凶也

右明象占

程正叔曰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

案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祿民賴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反下求於初則為顛倒拂違經常若求養於上則往必有凶

朱子發曰二陽受養於六五養道不足然二亦不可越五而上征也

劉氏曰凡陰必資陽之養初上二爻衆陰資焉二在上反受養於初故為顛頤違五之應故為拂經四資初言顛頤而不言拂經五資上言拂經而不言顛頤從可知矣

案卦以二陽養四陰為義然逐爻遠近承乘愛惡情偽又復不可以槩定諸卦六二當位得中鮮有凶

者而比爻獨不然蓋應在五而兩陰不能相養則於義无取矣下比於九陰陽之情近而相得則反求養於初固拂正應之經也姑舍是則上有九焉又將越五而求之則无君矣是又罪之大者是以征凶固无一而可也震體陽動上雖遠亦有往征之象至顛拂于丘之指不勝異說然中四爻二顛三拂自有義例能通之則得矣

右明爻義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贊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李季辨曰三當應上上為頤之主應之正也三亦拂之而隨下體之動以正言之則凶三取上隔互體坤坤數十故曰十年

此說獨得之後取諸說旁通其義也

郭子和曰拂經謂違二五相應之常此言拂頤則違頤之道矣本爻有應而凶者蓋上下動為頤之

道令居上下之際過於動而不知止以是為貞則凶矣易每以十年反常則人之一失必十年而後復可不謹哉

王介父曰易之辭或稱年或稱歲歲者舉四時之周而言也以言其久至於十年則未有稱歲者蓋十年則亦已久矣不必言歲而後可以為久也

案其言十年取數不同皆列之以俟知者

案易之六二鮮有凶者而頤之六二征凶正應鮮有

凶者而頤之六三貞凶此易之所以不可為典要
如春秋之元達例也夫三者下卦之終也每有終
之之義今上有正應宜往從之而不終於此矣然
上居艮體近傅六五之君天下雖由之以養而勢
位有間且止而不下接此三所以隨下體之動以
為養而拂所養之正應也故守下體之貞而不上
應於義為凶夫上終於止而三終於隨同體之初
以養此雖十年之久終以不用而无攸利也所由

以養之主與我正應乃固執而不上交則亦何利
哉

右明象占

六四顛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无咎

贊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王輔嗣曰屬上體居得其位應於初

程正叔曰初以陽剛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為應

四柔順而正能順於初賴初之養也

李季辨曰居上體與初為應亦曰顛艮體止於上而初動以應之故吉蓋以應人之所求也

耿晞道曰六二六四皆自養正而能有所養者也然二未離乎下而四則在上矣故二之顛頤不如四之吉也

案二為苟合為正應二動而有求四止而待求此吉所以獨在四也

右明顛頤之占

程可久曰眈眈近視貌逐逐即物貌
張敬夫曰虎視常垂首
朱子曰眈眈下視而專也
案一卦之義莫吉于四頤之道貴正而六居四則正也卦有二陽上九秉由頤之權威震人主初九位卑而賢已則應初而不應上也近六五而同德資在下之賢以輔之不為上九所奪此又文王孔子之所未及言者也故以養於初九言之則吉以求

養於初九言之則无咎上九陽剛虎也其貪嗜之欲未易饜也非所應之正咎必踵至唯本爻之於初其欲逐逐舍上而從之上有虎下視之心而不能奪不可得而咎也虎之象不一或取諸兊或取諸坤或取諸艮兊以西方白虎言也坤以乾龍對坤虎雲從龍風從虎是也艮以位乎寅尾星為虎也此以艮之上九言之為尾星之象也

右明虎視之占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贊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李氏曰以六居五德未稱位故由頤之事宜在於已而反在於上九失養下之經矣

李去非曰以陰柔居君位待上九以為養拂其常者也

楊元素曰六二從初六五從上俱失中爻之常

劉長民曰以元養下之德故不加頤字乃曰拂經

合衆說而觀之可以互相明矣

右明象

耿晞道曰不能有所養則動而无輔是以居貞則吉不可涉大川也

朱子發曰艮止也有居之象

陸希聲曰不能養下民所不從不可涉難

劉氏曰五不利涉上利涉非剛健不能濟大事可知矣

案居貞吉猶洪範用靜吉謂自養可也不可涉大川猶洪範用作凶謂欲以養人則不可也

右明占

馮當可曰在五之經當下應二如輔之應車也五下无應遂不復顛頤乃仰而應上九亦為拂經是輔愈上而車愈下其將何以養故二與五俯仰不同而同於拂經也然以象取之五傅於頤而當中如人之前齒雖无功於噬嚙但不動搖鈌折斯足

矣故曰居貞吉傳謂順以從上者五雖柔順能傳於剛彊以自立如前齒雖不致用能傳於骨以自堅斯亦可久

毛伯玉曰五君也養人者其事也養賢者其道也而爻則陰也二者胥失之是拂其常者也无事猶可以分相靡故曰居貞吉欲有所為則難以濟矣无臣无民而求成事未之有也故曰不可涉大川

彖上九居巳上而衆歸之巳以陰柔居天下之上而

无輔初九遠而不我即六二柔而不我應是无臣也三四皆非所養是无民也凡君上臣民之大經已拂違矣當是時守正而无所事則尚得无咎有所事則不可濟矣

右明爻義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贊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馮當可曰頤之所以成頤由此一爻

李季辨曰如人之頤然上體不全則下雖動而不應飲食之道廢矣

王輔嗣曰以陽處上四陰必宗之故莫不由之以得其養

楊中立曰卦惟二陽而爻居一卦之上衆陰由之以養也

郭子和曰豫之由豫以九四之剛德也頤之由頤以上九之剛德也初九非不剛也在頤之初未足

以自養況養天下乎此天下之養所以必由於上九也

右明象

王輔嗣曰貴而无位是以厲也高而有民是以吉也為養之主物莫之違故利涉大川

蘭惠卿曰六五陰柔不能養物而養物之權皆歸於本爻所以危厲然六五順從於我使物由己養吉孰大焉

劉氏曰以剛在五之上厲也而六五尊之故吉

耿晞道曰輔之者衆故利涉大川也

右明占

李氏曰養賢以及萬民上九足以當之

程可久曰二五君臣之正位不能養物為拂經則由頤於上者亦危矣雖然君子居有為之地有可為之材豈憚於危而不任其重哉故厲吉而利涉大川也

李去非曰上九主乎頤者也伊周能使天下之大權在已而君不疑以退聽然不免於危厲

毛伯玉曰六五不可涉大川而上九利涉大川此非常之事也而其端在於養民夫天下之勢何常之有有以養之則君之矣五誠无以養之彼安得不歸於上天下莫不與也雖欲不濟不可得矣厲者非常之危吉者莫大之慶

家陰宗于陽之卦必在九五君位然後為正而安

比之所以吉而後至者則凶也豫之九四所由以豫則六五為貞疾之主而朋盍簪於九四然而位在六五之下猶可以制也故其辭曰勿疑頤之上九所由以頤而位在六五之上居一卦之外不可得而制矣故六五為拂經為不可涉大川而由頤利涉皆歸於上九而其辭曰厲蓋天下之生久矣斯民生養之道實為人上者有以致之斯民苟得其養則歸之矣比湯武之所以興也故厲而吉涉

大川而利其事可以想見為人上者盍知所謹哉

右明爻義

李季辨曰口容止故頤貴止不貴動上三爻皆吉

下三爻皆凶

趙氏曰雖其爻之當否為義不同然吉凶之大槩

可決也

馮當可曰頤者養也養人亦所以自養也六爻之

中動而從人以求養者皆凶靜而受人之養者皆

吉

李氏曰顛頤者上反養於下也由頤者天下由之而養也朶頤者動以致養也丘頤者止於上而養下也拂頤者失養之道拂經者失養之常此六爻之義也

毛伯玉曰頤之義凡三養心者君子之道也以初九明之養人者大人之事也以上九當之養於人者天下之勢也以二三四發之

寡卦以二陽養四陰六五之君反受養於上九而
曾无養人之功故中四陰爻皆以顛拂為象初九
位卑埶微未足道也上九有其位矣有其埶矣而
又有其民而利涉大川故下體之動者皆以凶為
戒葢動而從上以涉大川其事有難言者也上體
雖止而四以應初為吉五以居貞為吉聖人之情
睟然見乎辭矣
鮮于子駿曰六爻與象戾者上下不順也凡頤之

道以尊養卑以上養下今震下艮上長反動而求少少反止而養長故諸爻多以顛拂言之

右明六爻

☱☴ 巽下兊上

大過

贊曰大者過也

張舜元曰四剛之過二柔大過小之象也

李子思曰四陽居中而二五又居用事之方擯二

陰於初上无位之地可謂陽大過而陰大弱也大今

太

林黄中曰内柔而外剛者小人之道也内剛而外柔者君子之道也大過四陽自内而過小過四陰自外而過是皆君子之過也為其陰陽多寡之不同故有大小之辨非君子小人之謂也

案大小之過皆取陽居其中蓋大過以大過為中小過以小過為中所謂時中之道而非常人之所謂

過乃失中也

馮當可曰此卦人皆謂為非常之事誤矣贊明言大者過也是陽過陰也天下之事唯兩兩相當則易為力茍有過聖人尚欲出力思有以救之安得謂非常之事

程正叔曰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　又曰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

按四陽居于初上二陰之中在三畫之卦似坎是陽為陰所陷也唯陽之數過倍於陰之數然後本末俱弱不為陰所陷而有大過之義焉則是大者不容不過而初非果有過當之事也若夫小過則隣於坎矣

雜卦曰大過顛也

此以棟橈取義

右明卦義

象贊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按此義取於實象又別一理

說卦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按此謂過於厚也

右明卦用

序卦曰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程正叔曰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

大過所以次頤也

郭子和曰頤之中虛虛故受實實則剛剛而後過二卦之象相終始也

林黄中曰此變頤也震變為巽艮變為兑六畫盡變而成也巽者震之配兑者艮之配也由震而之巽由艮而之兑將以從其配也

案天地之間理皆對立卦之畫凡奇耦之不齊者以反對為序屯蒙需訟之類是也奇耦正停者以全

體變為序乾坤六子之卦是也頤之奇耦上下正
停故全體變而為大過此天地自然對立之理如
此也序卦者乃因其象而推其義云爾非謂因養
而可動故以大過次頤也若以為因養而可動為
序胡不受之以震乎

右明卦序

棟橈利有攸往亨

贊曰棟橈本末弱也

朱子曰四陽居中過盛本末二陰不勝其重故有棟橈之象

朱子發曰天地之理剛柔不可以相无剛以柔為用柔以剛為體柔既不足剛亦无自而託譬之棟也中雖剛彊而兩端柔弱豈能勝其任哉

胡翼之曰二陰居其初終是猶内外皆小人而朝廷紀綱敗壞若棟已傾摧也

右明卦象

贊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呂與叔曰必大有為而後濟故利有攸往乃亨

蘭惠卿曰亨出於有攸往也

程可久曰有攸往則剛長而終不為柔揜故利且亨焉

右明卦占

馮當可曰棟已橈屋將壓矣聖人欲挈屋下之人

而出之於外以避摧壓之禍而尚有安於棟橈之下而不肯出者將奈何哉聖人唯以剛過之才以巽說行之爲出之之術得其從則利有攸往即有亨理也

李子思曰四陽居中有棟之象而上下二陰柔而无力是上无所傳而下无所寄者也安得不橈大壯凡四陽而在下者亦壯故上棟下宇取諸其象者得所載也今大者過乎剛而无所傳小者過乎

柔而不能載是棟將壓而危之甚也雜卦曰大過顛也大厦之顛非一木所能支是必過而求濟然後可故曰利有攸往乃亨

案四陽二陰在上者為大壯在下者為遯今二陰分於上下其義當自遯推之何則遯則陽雖衆而其道消故象於遯今升二之六以往居上則陽居中而過於中矣此卦之所以名大過也然猶有棟橈之象焉又升大過初之六以往居五乃始為大壯

而上棟下宇之象成陽道亨矣故曰利有攸往亨

右明彖義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贊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說卦曰苟措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案成卦以棟橈為象爻之三四亦取於棟使六爻

不出乎棟橈之一說則爻元用立可也是故聖人於初見其以柔而承衆剛剛易缺折而柔以藉之則元傷故有取於置器而以茅藉之之象所以使人於有過之初知所致謹則其過鮮矣

右明象占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元不利

贊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朱子發曰兊為澤巽為木楊澤木也

蜀僧曰四爻之剛同為木然或為楊或為棟棟負衆棟則材之彊者也楊為早彫則木之弱者也此卦本末皆弱二近於本五近於末故均為木之弱也

程正叔曰楊者陽氣易感之物也陽過則枯矣

楊中立曰陽雖過而陰已感之生稊之象也

林黄中曰枯而生稊書所謂若顛木之有由蘖也

楊枯矣而更生稊夫老矣而更得妻衰者復盛絶

者復續何不利之有哉

正義曰枯陽則老夫也稊則女妻也

呂與叔曰九二在初六之上老於初六故曰老夫

九五在上六之下故曰士夫士未娶女未嫁者也

案合六畫全體言則中四陽為木析巽兊二體言

之則各卦祇以在上者為老在下者為少老少以

相比二位取象不論全體也楊陽木也而枯則以

耗於陰也

右明象

袁氏曰易之言利有攸往以攸往為利也利居貞以居貞為利也利涉大川以涉大川為利也唯无不利則其往其居其涉川无所不往而不利矣

右明占

蘭惠卿曰九二之下有一陰九五之上有一陰二與初五與上陰陽相近而各相比所以相對取義也九二陽爻也故謂之枯楊在上也故謂之老夫

初六陰爻也故謂之生稊在下也故謂之女妻

李氏曰下體之棟橈在初六而九二之剛過之上體之棟橈在上六而九五之剛不能過此生稊生華老夫老婦之所以異也老夫剛過也女妻微弱也以剛過拯微弱何往而不利

馮當可曰女嫁士夫相遇也不得已而遇老夫自古君臣遇以相與者多矣吁可歎也

右明爻義

九三棟橈凶

贊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程可久曰三四居一卦之中又皆陽實棟之象也衆材所恃以成室者也

李季辨曰下卦上實而下弱下弱則必上傾故三居下卦之上而曰棟橈凶言下弱而无助也　又曰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載故四居上卦之下而曰棟隆吉言下實也此二爻當分上下體

案易之取象固不一而足也凡六爻之象或竪取或平取或縱或衡猶未也或合為一體或分為二體此卦二楝之象正如鼎卦分上下各自為象也鼎分為二則下一鼎有足而无耳故三言鼎耳革而初言鼎顛趾上一鼎有耳而无足故五言鼎黄耳而四言鼎折足也今分為二楝則上楝之下重剛藉之故為楝隆猶令人之覆桁之象下楝之下一陰為足故為楝橈无有枅以為藉也不然合而

言之祇見其鑿而不可通也是說也惟李季辨知之

右明象占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贊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王景孟曰三四列之中爻之中譬如屋室衆材咸集而棟則居中矣

石守道曰雖與初六為應而上傳九五之君不為

初六所橈故得棟隆之吉

劉氏曰材過其位能上承剛明之君以扶顛持危故為棟隆

李去非曰隆者託乎君之辭也

案下有栟以藉之故不橈九三九二重栟之象

右明象

趙氏曰說者謂九四應初有它也殊不知易中未有以正應為它者

李季辨曰橈在上六非己之咎

寀棟隆本爻宅宅爻也輯衆棟以成屋室一棟之隆一棟之吉也宅棟之橈非此棟之所能持也故有宅則各其理然也

右明占

耿晞道曰大過之時所貴者大有所過也故以材勝位為過九二九四是也不如是不足興衰而振弱也九二僅過於初未離於中是以其功又不能

如九四也

李子思曰全體棟橈也聖人不許其坐視而許其往以求濟於是擇衆爻之中剛不過中者以棟隆之吉告之使之有以為拯救之術不然六爻皆以凶橈告則是天下之事不可復為矣此聖人吉凶與民同患而重易演爻以救世之深旨也

林黄中曰三四兩爻以反對為文

案易上下畫停者多從中分反對為象非它卦内

外相應之例也頤中孚小過皆然而此尤明三與四對皆為棟象上隆下橈也二與五對皆為枯楊之象上華下稊也初與上對初為藉用白茅之謹上為過涉滅頂之蹠也

右明爻義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贊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張舜元曰枯楊生華末勝本也

得老婦雖无罪咎殊非美意

右明占

郭子和曰二之枯楊謂老夫也五之枯楊謂老婦也老夫女妻則剛為主而柔輔之大過之得者也故无不利老婦士夫則柔為主而剛輔之大過之失者也故无譽然大過之道在臣下為多故不以君道處九五亦猶君道之无明夷也

王景孟曰巽為長女而反曰女妻兊為少女而反

曰老婦易之取象如此其不一也
案此則知以童蒙取象於艮之少男者拘矣嘗觀
此爻若主上六而言者孔子謂之可醜而辭但云
无咎无譽何也婉辭也婉之為辭何也避斥尊也
九五大過之主剛中正履帝位而昵於陰柔之小
人視一世傾橈而不加之意故不以君道處之而
託言於老婦士夫之象也

右明爻義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贊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程正叔曰因澤之象而取涉義

正義曰滅頂言涉難深

司馬君實曰滅木之澤淫滔甚矣而本文不剛无

利涉之材至於滅頂宜其凶大過之世棟已橈矣

宜拯之於蚤也迨其傾摧而欲救之何嗟及矣故

藉之於初則无咎救之於三則已橈而凶下卦如

此上卦可知澤之滅木猶棟之橈也木猶滅之人

烏可過涉以求濟哉過涉凶者无舟楫而馮河者

也澤溢於上至於滅頂自取其凶何所咎也孔子

謂不可咎言不救之於早至此无及也上之畫耦

兌之澤也澤陰水也中四畫奇人之身也初畫耦

足也全卦有人居澤中滅頂之象故於上一爻發

之

右明象占

李氏曰卦雖以初上喻棟橈至於以文明變以位明人則意各有所寓也

右明文義

王輔嗣曰大過者棟橈之世也本末皆弱棟已橈矣而守其常則是危而不扶凶之道也以陽居陰拯弱之義也故陽爻皆以居陰位為美

李子思曰大過剛過而中蓋大過乃所以為中苟過極而不知反則將有必折之患故以陽居陰者

吉且利以陽居陽則凶而无譽也

案六爻雖以二體中分反對為象然上下爻位義未嘗不相應也初之藉用白茅至四則棟隆而吉二之枯楊生稊至五則生華矣三之棟橈凶至上則過涉滅頂而不可咎矣

右明六爻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謄録監生臣單可垚